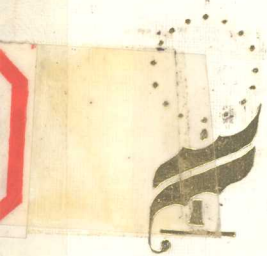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辞典

下 册

〔法〕伏尔泰 著



國家圖書館 臺灣地區分館

哲學辭典

第二版

（編者：陳其南）

B-61

3-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 学 辞 典

下 册

〔法〕伏尔泰著

王燕生译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CLIMAI 气候

Hic segetes, illic veniunt felicius uvæ;
 Arborei foetus alibi atque injussa virescunt
 Gramina. Nonne vides, croceos ut Tmolus odores,
 India mittit ebur, molles sua thura Sabæi,
 Ut Chalybes nudi ferrum, virosaque Pontus
 Castorea, Eliadum palmas Epirus equarum?

Georg., 1, 54 et seq.

这里应该引用修道院长德里勒先生的译文。他的译文有好几处措词之典雅都可与他的克服翻译难点的才能媲美。

这儿是耕作使之丰硕的果木园，
 那儿是自然经营的如茵草原；
 珍贵的藏红花香遍特莫勒山^①；
 为了诸神香树长满萨巴^②田野；
 海狸欢腾在好客海的波涛间；
 本都^③以其深厚矿藏而自满；
 印度出产象牙；而埃庇鲁斯^④沿岸
 在自己的战场为埃利德^⑤训练雕鞍。

① 特莫勒山(Tmolos)小亚西亚的一座山。——译者

② 萨巴(Saba)古代阿拉伯也门一王国的一个城市，以香料闻名。——译者

③ 本都(Pont)古代波斯黑海沿岸一王国，公元64年为罗马帝国所灭。——

译者

④ 埃庇鲁斯(Epirus)古希腊马其顿南部地方。——译者

⑤ 埃利德(Elide)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岛西部海岸。——译者

土壤和气候,对于一切自然产物——从人一直到蘑菇,确实显示着支配力量。

在伟大的路易十四时代,才华横溢的丰特奈尔说过:

“我们可以相信热带和两极寒带对于科学发展是不适宜的。直到现在科学一方面还未越过埃及和毛里塔尼亚,另一方面也未超出瑞典。或许是由于偶然吧,科学的发展只限制在阿特拉斯山脉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带。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自然给科学发展所划定的界限,也不知道人们是否永远也没有希望可以见到伟大的拉普兰^①作家或黑人作家。”

夏尔丹^②是一位既善论断又能深入研究的旅行家,谈到波斯的时候,他的论点比丰特奈尔更进一步。他说:“炎热天气的温度令人心身双方都感到软弱无力,消散了发明创造所不可少的强烈想像力,在这类气候下,无法终日不眠专心致力于写论文艺、学术和工艺科技等等著作。”

夏尔丹没有想到萨迪^③和洛克曼^④是波斯人。他也没有注意阿基米德是西西里人,那儿的温度比波斯四分之三的地方还高。他忘记了毕达哥拉斯曾学几何学于婆罗门人。

修道院长杜波斯^⑤支持并尽力发挥了沙尔丹的意见。

① 拉普兰(法名 Laponie 英名 Lapland),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译者

② 夏尔丹(Jean Chardin), 法国著名旅行家, 著有《波斯与东印度游记》, 以描述见闻精确而为世人珍视。——译者

③ 萨迪(Moucharif-ed-Din Saadi, 1184—1291) 波斯伟大的诗人, 名著有《玫瑰园》。——译者

④ 洛克曼(Lokman) 阿拉伯作家, 著有《寓言集》, 仿效伊索寓言。生年不详。——译者

⑤ 杜波斯(L'abbé Jean-Baptiste Dubos, 1670—1742) 法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诗与绘画评论集》。——译者

早在他们二人之前一百五十年,博丹^①曾经在他那两部《共和国概论》和《史学方法论》里奠定了他的学说体系的基础;他说气候的影响是支配人民及其宗教的原动力。

西西里的迪奥多尔^②在博丹很早以前也有这种意见。

《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并未援引任何作者的话,把这种想法更往前推进一步,比杜波斯、夏尔丹和博丹想得更远。一部分国人认为这是他的杜撰而责怪他。这些人生性如此。到处都有些人激情超过才能。

我们可以问问那些主张气候左右一切的人,为什么朱里安大帝在他那部《米佐波贡》(Misopogon)一书里说,巴黎人最令他喜爱之处就是他们性格严肃风尚严正;而今气候未变,这些巴黎人却为什么都成了一些好开玩笑的孩子,政府鞭答他们,边打边笑,事后他们自己也笑,一边又讽刺着他们的家庭教师呢?^③

为什么人家给我们描述得比巴黎人还更严肃的埃及人今日却成了最软弱无能、最轻浮、最怯懦的人呢?而以前,据说,他们曾经在一位名叫塞佐斯特里斯^④的国王治下征服世界来消遣。

为什么在雅典不再有阿那克里翁^⑤、亚里斯多德和泽克西斯

① 博丹(Jean Bodin, 1520—1596)法国法学家和哲学家,在他的两部著作里,反驳意大利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主张由三级会议控制君主立宪制。——译者

② 西西里的迪奥多尔(Diodore de Sicile),古罗马奥古斯都大帝时代希腊史学家,著《史学丛刊》,是一部世界史。——译者

③ 而且为什么这些巴黎人在伏尔泰写了这篇以后,过了十八年又显示出一种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来要求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呢?……——乔治·阿弗内尔

④ 塞佐斯特里斯(Sésostris)即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Ramsès II, 前1330—前1260),曾在叙利亚与他以前的世仇赫梯人(Héthéens)联合作战。——译者

⑤ 阿那克里翁(Anacreon 或 Anakrēon, 前560—前478),古希腊抒情诗人。
——译者

呢^①？

罗马既然有西塞罗、加图^②和提图·李维这些人才，怎么会只有不敢言语的公民和昏头昏脑、贫困无聊的贱民呢？这些人心目中最高的幸福莫过于偶尔获得一点廉价食油和看看迎神会罢了。

西塞罗在他的通信里对英国人大加讥笑。他要求他的兄弟昆图斯^③——恺撒的将官，如果出征英国时在英人中发现大哲学家的话，就要通知他。他并未想到这个国度有一天将会产生一些他从没听说过的数学家。可是气候丝毫未变而伦敦的天空依然像历来那样多云。

物体和精神都随着光阴的流逝而变动。也许有一天美洲人会来教欧洲人学技艺。

气候是有某些威力的，然而政府的治理却比气候影响大百倍；宗教加上政府的治理，力量就更大了。

气候的影响

气候对宗教在礼仪和习俗方面都有影响。一位立法家不难令印度人在阴历某些时候在恒河里洗澡：这对于印度人是很大的乐趣。倘若他建议德维纳河^④靠近阿尔汉格尔斯克城两岸居民到河里沐浴，就会有人用石头把他击毙。

① 泽克西斯(Zeuxis, 前464—前398)，古希腊最著名的画家。——译者

② 即大加图(Marcus Porcius Major Cato, 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拉丁散文文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起源》和《论农业》。前者已佚失，后者是关于罗马共和国庄园经济的重要资料。——译者

③ 昆图斯(Quintus)罗马大将。——译者

④ 德维纳河(Dvina)，苏联一河流，注入白海。——译者

猪肉在阿拉伯人那里是很不好、很讨厌的肉，他们以为吃了这种肉就会生麻疯。您要是不许他们吃猪肉，那他们就很乐于听从您。您倘若去禁止一个威斯特法伦^①人吃猪肉，他准会把您揍一顿。

在阿拉伯，忌酒是一条良好的宗教戒条；在那个地方，橙子水、柠檬水对于健康是必需品。穆罕莫德到了瑞士或许就不禁酒了，特别是临阵之前。

有些习俗纯属奇思幻想。为什么埃及教士竟然想到割包皮？并非为了健康。对待他们恰如其分的冈比西，他们和他们的神牛阿匹斯，冈比西的朝臣们，冈比西的士兵们，压根儿就都没有切除过他们的包皮，可是却还是很健康。气候并不能影响一位教士的生殖器官。人们向伊西斯女神呈献自己的包皮大约就像人们到处都在馈赠时鲜一样。这就是奉献生命果实的时鲜。

宗教总是在两根门轴上转：戒律和信仰。戒律大部分牵涉到气候；而信仰却根本不在于气候如何。人们在赤道跟在两极一样接受一种教义。但是这种教义可以在巴塔维亚^②和奥克尼群岛^③遭受拒绝，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④却又被人们坚信不疑。这根本不在于土壤和气候，却完全由于人世间那位变化无常的王后——见解的作用。

某类奠酒仪式在一个种植葡萄园的国度可能是一种规定，而在一位立法家的头脑里决不会想到在挪威规定一种非有奠酒不能

① 威斯特法伦(Westphalie),德国莱因河东一州。——译者

② 巴塔维亚(Batavia)即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译者

③ 奥克尼群岛(法名 Orcades, 英名 Orkneys)在苏格兰北端。——译者

④ 萨拉曼卡(Salamanque 或 Salamanca)西班牙北部大城市。——译者

举行的祭神仪式。

必须在一座庙宇的中庭焚香，因为要在那里屠宰牲口来祭神和供祭司们晚餐。这座叫做《庙宇》的屠宰场，若非不断地净化，就会变成一处可怕的传染疾病的场所，没有香料的补救，古代宗教就会带来瘟疫。人们甚至用鲜花枝编的花彩装饰庙宇内部，为的是使空气不难闻。

在炎热的印度半岛，没有人用母牛来做牺牲，因为这种为人提供日常饮用牛乳的动物在干旱的乡间是很稀有的，而且肉又干又硬，很少营养。婆罗门教徒用牛肉也做不出佳肴来，正相反，母牛成了神牛，因为它又稀少又有用。

人们只有光着脚才能进朱庇特·阿蒙^①神庙，因为庙里异常炎热。可是在哥本哈根，脚上必须有穿得暖暖的鞋才能去祈祷、忏悔。

至于宗教教义并非如此。在各种气候地带，都曾有人信仰多神教；不拘是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也好，或是麦加的居民也好，都同样易于承认一位用言语无从传达的、既非出生的又不繁殖的独一无二的神。一种宗教从一种气候地带传到另外一种气候地带，多半是靠了教义而不是靠宗教仪式。一神教教义从麦地那不久便传到高加索山脉，而气候却在信心面前退避三舍了。

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说：“我们不大了解在阿拉伯行割礼到底是为了什么？把自己最珍贵的一小部分献给奥西里斯神是埃及教士们的一种古老风尚，我们在成为伊斯兰教徒之先，三千年前就已采取了这种习俗。您也跟我们一样要割包皮，必然也像我们一样

① 阿蒙(Ammon 或 Amoun)，古埃及太阳神——译者

每逢星期五就跟您的一位夫人同眠，而且要把您每年的收入百分之二点五施舍给贫穷的人。我们只饮水和果汁，能够醉人的饮料我们都不准喝，这些饮料，在阿拉伯，人们都认为是有害的。您必须遵守这种饮食制度，即使您非常喜欢酒，即使您在法泽河^①和阿拉克斯河^②两岸很需要酒，也是不准喝的。最后，您若是想升天堂，希望在那儿找到个好位子，那么您就得到麦加去朝圣。”

高加索北部的居民都遵守这些规定，而全境居民都信奉一种对他们本来就不适宜的宗教。

在埃及对动物象征性的崇拜代替了托特神教条，罗马诸神后来跟狗、猫和鳄鱼分享埃及人。基督教随后继承了罗马教；基督教又被伊斯兰教全部驱除。伊斯兰教将来或许要让位于一种新宗教。

在这种变迁过程中，气候根本没起什么作用，政府的治理决定了一切。我们在这里只考虑到那些次要的原因，并没有举起我们的俗眼来瞻望指引这些原因的最高主宰。基督教诞生于叙利亚，在亚历山大屡获发展，现在就占据了曾经崇拜过得塔泰斯^③、伊尔敏苏^④、弗里达(Frida)、奥丹^⑤诸神祇的那些地方。

在有些民族那里，地方的气候和国家的治理都没能促进宗教的形成。什么原因把德意志北方、丹麦、瑞士四分之三、荷兰、英吉利、苏格兰、爱尔兰等地摆脱开罗马的共同信仰呢？……就是贫穷。

① 法泽河 (Le Phase)即今苏联格鲁吉亚境内注入黑海的留尼河(Rioni)。——译者

② 阿拉克斯河(Araxe)即今日苏联亚美尼亚境内阿拉斯河。——译者

③ 得塔泰斯 (Teutate 或 Teutatès)，高卢人视为高卢之父而崇拜的神祇。——译者

④ 伊尔敏苏(Irminsul 或 Irmimo)，古代萨克逊人崇拜的神。——译者

⑤ 奥丹(Odin)，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神，司口才、智慧、诗歌等。——译者

对于缺钱少银的人的灵魂把免罪符和炼狱拯救书卖得太贵了。教会里的司教、修士把一省全部收入都吞没了。人家宁愿选择一种价廉的宗教。经过二十次内战后，人们终于相信教皇的宗教对于大领主是好的，而新教却对于人民是好的。时间会使人看出在爱琴海和好客海一带希腊教和土耳其教二者谁压倒谁。

CONSÉQUENCE 结论

我们的天性究竟是什么？我们虚弱的理智又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常识也能推论出最正确最明晰的结论来吗？这再真实不过了。雅典的疯子认为停靠在雅典比雷港口^①的船只都是他的，他能惊人地计算出这些艘船装载的货物共值若干，从士麦拿^②到比雷，船要航行多少日子。

我们见过有些呆子会做出很惊人的计算和推论。您会对我们说啦，那么他们并不真呆呀。对不起，他们是呆子。他们整部构思体系都是根据一项荒谬原则的。他们经常把些个空想联结起来。一个人走起路来可能健步如飞，却会迷失方向，那么他越是健步如飞，方向就越发迷失得远了。

印度人的佛的父亲是一头大象。这头大象降尊叫一位印度公主生了个孩子，公主从左肋下生出佛来。这位公主是印度一位皇帝的御妹，所以佛是皇帝的御外甥，而大象和君王的孙儿们也就成了表兄弟了。所以，根据该国的法律，皇室一经绝嗣，象的后裔就

① 比雷(Pirée)即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iévs 或 Piraeus)。——译者

② 士麦拿(Smyrne)土耳其港口，今名伊兹密尔(Izmir)。——译者

应继承皇位。原则一定，结论就再清楚不过了。

据说这头神象身高九尺。你可以想到象坊的高度必在九尺以上，象才可以出入自如。它每天吃五十斤米，二十五斤糖，喝二十五斤水。一算，你就可发现它每年要吞食三万六千五百斤重的东西，算得准极了。可是你说的这头大象到底有没有呀？它当真是皇帝的御妹丈吗？它的妻子果真从左肋下生了个孩子吗？这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在交趾支那居留的二十位作者，个个著书立说，论述过这个问题。你应当比较一下这二十位作者的意见，研究一下他们的论据，参考参考古籍，看看在古代记载里有没有谈到这头大象，查考查考是否有些骗子为了赚钱，把这个神话传播出去。你从一项荒谬的假说出发，却要得出一个正确无误的结论。

人所缺乏的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源泉。问题不在于说：我所拥有的六艘船，每艘重二百吨，每吨重两千斤，所以我在比雷港拥有十二万斤货，问题关键是要知道这些艘船是否当真属于你的？这就是你的财富关键所在。先把这一点确定，你然后再算账。

一个狂热迷信而又彻头彻尾无知的人常常是个令人喷饭的人物。他或许读过非尼哈的故事吧^①：非尼哈热情奔放，遇到一个犹太人同一个米甸女人睡觉，就把两个都杀了。后来利未人又效法他屠杀了所有米甸犹太混血人的家庭。这个狂热而迷信的呆子，当他知道他的一个天主教徒邻居和他的一个胡格派女邻居同床，便很轻率地把二人都杀了，再没有比这么干得更干脆了。用什

① 非尼哈(Phinéas, 犹太名 Phinehas)圣经人物，以利亚撒(Éléazar)之子，亚伦(Aaron)之孙，以色列第三代大祭司。米甸人曾派遣他们的姑娘们到以色列营地诱惑希伯来人，使之沉湎酒色崇拜偶像，非尼哈的热忱阻止了这件丑事。故事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25章7句。——译者

么办法才能医治这类精神病呢？就是要及早叫儿童拒绝相信一切违背理性的事，永远也不要对孩子说神说鬼，不讲那些愚蠢可笑的奇迹。一个想像力薄弱而又过敏的女孩子听人讲鬼神附身的故事，便会害精神病抽搐起来，自以为真是鬼神附身了。我就看见过一个女孩子由于这类可憎的故事在她身体内作怪引起各部器官变化而丧了命。

CONVULSION 痉挛

将近 1724 年代，有人在圣梅达尔^① 的坟墓跳舞；在那儿出了很多灵迹；在梅纳公爵夫人的一首歌里，就提到一回灵迹

胡子擦鞋匠，
左脚后跟瘸，
特别受圣宠，
又把右脚蹇。

大家都知道，神奇的痉挛一直闹得人家把坟地看守起来。

国王的旨意，禁止神明
在此处显现灵迹。

大家也都知道，自从格扎维埃用尽耶稣会的圣宠，总共复活了九个死者以来，耶稣会修士就再也不能显现这样的灵迹。他们为了压倒冉森派的声望，竟自刻了一幅穿着耶稣会修士服装的耶稣像板画。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位调皮的冉森派，便在板画下面题了

① 冉森派的灵迹是 1727 年在助祭帕里斯坟墓上显现的。这位助祭是个贫困可怜的疯子，曾住在圣马尔索区一个潮湿院落的一间木板房屋里。—— 乔治·阿弗内尔

四行：

请您欣赏诡计巧，

这般修士真是妙：

他们道袍给您穿。

主啊，怕是有人爱您了。

冉森派为了进一步证明耶稣从来不曾穿过耶稣会修士的服装，便在巴黎全城到处引起痉挛，把大家都吸引到他们的中庭里去。国会议员卡雷·德·蒙热龙给国王呈递了一本四开本的记录^①，记录着有成千的人证实了的这类灵迹。他照理被人关在一座别宫里，节制他饮食来整他的脑筋；不过真理总要胜过迫害：灵迹持续了三十个年头，一直没有中断。有人把修女罗丝、伊吕米迺、普罗米兹、龚菲特都弄到他家里来：她们任人鞭挞，第二天便渺无伤痕；在她们的坚硬饱满的胃部用斧子砍，也伤不着她们；叫她们躺在烈火前面，脸上涂着油膏，却也烧不着她们；各种技艺总是越来越进步，结果，便用剑刺在她们的肉里，又把她们钉上了十字架^②。有一位小学教师也沾了被钉十字架的光^③：这一切都是为令世人相信某一道教皇谕旨是可笑的，这本来也用不着费那么大的事就可以证明。然而耶稣会修士们跟冉森派又都联合起来反

① 即《列入真福者帕里斯灵迹真实情况》。据米舍莱先生说：“这本书值得参考，历史家和医生都可在其中发现当时疾病和贫困情况的真实描述。”——乔治·阿弗内尔

② 请参阅德国作家格林（Grimm, 1723—1807）的《文学通信》（1760年3月和1761年4月）图尔诺版第四卷208和379页。——伏尔泰

③ 1749年3月2日神学家亚伯拉罕·肖梅克斯（Abraham Chaumeix）在圣德尼大街被钉十字架。就是肖梅克斯在巴黎法院检举过《百科全书》。——乔治·阿弗内尔

对《法的精神》^①，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在这之后，正如我们说过多次的一样我们还竟敢讥笑拉普人^②、萨莫耶特人和黑人呢！

CORPS 物体

物体与物质，虽然认真说来并非同义词，在这里说的却是一回事。也有人把“物体”理解为精神了。他们说：精神原本就是“嘘气”的意思，因为只有一种物体能嘘气；所以精神与物体归根到底很可能是一个东西。拉·封丹^③就是根据这个意义写给著名的拉·罗什富科公爵^④的：

“我以为精神就是用物质揉合起来的物体。”

（见拉·封丹寓言“兔子”）

他也是本着这个字同一个意义为拉·萨布列尔夫人^⑤写道：

“我或许要把一块物质精神化了……

原子的真髓，火焰的精华

也不知是什么比火更生动更灵活的东西。

（见拉·封丹寓言“两只老鼠，狐狸和鸡蛋”）

① 即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著《法的精神》。——译者

② 拉普人(Lapps 或 Lapons)，居住在挪威、瑞典、芬兰三国北部拉伯兰和苏联科拉半岛的游牧民族，以养驯鹿为生。——译者

③ 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法国著名寓言作家，名著有“寓言集”，系用韵文写成的寓言二百四十篇，刻画拟人化的动物形象，讽刺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丑行和罪恶，文笔极尽尖锐而生动之能事。——译者

④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 法国著名伦理学家，名著有“格言集”，是拉·封丹的好友和保护人。——译者

⑤ 拉·萨布列尔夫人(Madame de La Sablière, 1636—1693) 法国十七世纪女才子，拉·封丹晚年曾寄宿她家二十载，受她保护。——译者

还没有人敢于质问善良的拉·封丹，在这些用语上跟他打官司。倘若有一位可怜的哲学家或甚至一位诗人在今天用这类字眼说得这么多，不知会有多少人为了多管闲事兴风作浪，不知会有多少报屁股作家为了卖他们的十二文钱一篇的东抄西录的文章，不知会有多少骗子手居心作恶，都要出来咒骂哲学家、逍遥学派、伽桑狄的门人、洛克和初期教会神甫们的学生，咒骂他们“该死”！

我们不知道物体是什么，正如我们不知道心灵是什么一样：我们看到一些属性；可是这些属性依附的主体是什么呢？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说只有物体；埃利亚的芝诺的门徒又都说什么物体也没有。

克罗因主教贝克莱是曾经百般诡辩以为是证明了物体不存在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他说物体无色无味无热；这些形态只在您的感觉里存在，并不在东西里。这个真理是尽人皆知的事，他可以不必费神来证明。但是从这儿他又扯到物体本质——广延性和填充性上边去，他以为在一块绿毯子上显然并没有什么广延性，因为这块毯子实际上并非是绿色的；这种绿色感觉只在您自己身上，所以这种广延的感觉也在您自己身上。于是他把广延性摧毁之后，便得出结论说联带的填充性也就不推自倒了，他说所以在世界上只有观念。按照这位博士的意思，那末一万人被一万发炮火轰毙，实际上也只是我们心中一万次领会罢了。而当一个男人让他妻子生个儿子，这只不过是一个观念进入另一个观念，从而生出第三个观念。

是否不陷入极端可笑的境地，那就在于克罗因主教了。他以为分明是没有广延，因为他用一个镜头看一个物体有他用肉眼看

时的四倍大，用另外一个镜头看又小四倍。从这里他得出结论说一个物体不能同时有四尺、十六尺和仅只一尺的广延性，这种广延性并不存在：所以说什么也没有。其实他只要采取一种尺度，并且说：“无论我觉得一个物体有多么大的广延性，它有若干尺度”就可以了。

他很容易看出广延性和填充性并不像声音、颜色、滋味、气味等等东西一样。这些东西分明是各部分器官的形状引起我们的感觉；但是广延性却丝毫不是一种感觉。烧着的木柴熄灭了，我就不再暖和了；不拍打空气，我就听不见声音了；那朵玫瑰萎谢了，我就闻不着它的香味了；但是这块木头、这部分空气、这朵玫瑰、没有它们仍然是有它们的广延性呀。贝克莱的谬论是不值一驳的。

往昔埃利亚的芝诺、巴门尼德^①之流都曾这么议论过，而这些人也还都是很有才气的：他们给您证明一只乌龟跟阿基琉斯跑得一样快；证明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还争论了上百的其它有益的问题。大部分希腊人都用哲学来变戏法儿，把他们的戏法台子传给我们的经院派哲学家们。培尔也曾经是这一夥儿的人物；他也像另一个人一样织过蜘蛛网，设立圈套骗人：他曾在“论芝诺”一文里反对物质广延的可分性和物体的连续性；他说的一切话都是一位学过半年几何学的人不应说的话。

顶好是知道知道贝克莱主教之所以陷入这一谬论的原因。这话有很久了，我曾经跟他谈过几回话。他说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① 巴门尼德（Parménide，约前 540—约前 450）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他的《论自然界》一书里，主张宇宙是永恒的、一体的，不间断和不变的。认为世界只是人类的虚构。——译者